

南窗

鲍尔吉·原野

拥有两个窗子,是我生活中唯一的骄傲。

去年住 11 平方米的小屋时,只有一个西窗,我懒得向外看。当时窗下有一家汽车修配厂,师徒二人抡锤敲打车祸中扭曲的箱板,声音刺耳令人无处躲藏。我告诉自己,这就是生活。师徒二人是出于生计才砸铁板,术语称为“钣金工”,他们比我更震耳朵。但我还是忍受不了深夜砸铁板。

后来我搬家了,有了两个窗子,前后都没有汽车修配厂。

南窗是我的神秘所在。

我在北窗读书、写作与闲坐,已经形成习惯,只有睡觉前睇视南窗。对我来说,它淹没在黑缎子一样的夜里,窗外是光滑的缎子褶皱。南窗很遥远,像北窗很贴近一样;南窗浪漫深邃,如北窗现实稳重。

最珍贵的是树影。树自地面生长,长到我居住的二楼,便是一窗树影了。在冬夜,是一窗黑黝黝的干净利落的树枝。树是碧桃,枝丫横斜,在有星斗的天幕中实在优雅极了。我睡不着的时候,常揣摩树的心事。它很像一位自信的大师,在披风上缀着叮响当啷的星星。星星也常从树隙间窥视我。

南窗外是一条街,街与窗之间是一座小小的花园,即树的领地。去年春天刚搬进来时,满窗白色的桃花,我几乎晕眩了。桃花在深红而光滑的枝上仰着脸,花瓣很单薄也很高洁。偶尔一瞥,花是粉色的,仔细逼视却退回了白色。粉色极浅,我把几朵花放在白纸上,才瞅出它如少女粉腮一样的微红。

窗外的桃花使我不止一次地搓手,表示幸会幸会。然而它凋得也快,花瓣漫然坠地——

树下虽无流水,它还是坠了。绿叶从花萼间长出,初生的卷叶边缘的锯齿有些紫红。

当然,这都是在白天看到的。我说过,与南窗更多是在夜里相遇。

在夏季,南窗使我有些不安。一次,我发现窗下的树丛中有情侣活动。情侣在夏夜的树丛中,难免有亲昵举动。我看了一次拥抱场面后,被这种坚如磐石纹丝不动的情形打动。他们比电视剧里的演员真实得多。拥抱,实如掰腕子,是力与美的角逐,两人始终较着劲儿,谁也不服输。我对待这种场面,既不能像禅师那样心如止水,也不似小流氓般垂涎欲滴。这种所见,使我有些心猿意马,看了还想看。在看了第二次后,我像戒酒一样涓滴不饮了。如果情侣看到我的眼睛,肯定认为那是最卑劣的目光。虽然我在没有灯光的窗前观赏,他们看不到,但我知道自己卑劣,况且这种矛盾的心态对身体不好。我还是佩服树们,它们看到什么都如此仁厚,并无惊诧。

南窗属于大熊星座,我在窗台上放了一盆马蹄莲,文竹被我搬走了,气脉太弱。窗台上还有什么呢?我见过一个明代的牧童骑牛读书的铜雕,可惜没买下来放置南窗。有一只红木制的山羊形印泥盒,置此亦佳。

我面对夜的南窗,对着高傲的斜枝,念布罗茨基的诗:

“立陶宛的暮夜。人们从群体中散流回家,用手捂成括号,遮住逗点般的油光。”

这是对夜念的诗。对窗,仍有约瑟夫·布罗茨基的诗为证:

“让我告诉你:
你挺好。”

美丽的漂泊

时保进

火车站永远是个适合观察漂泊的地方。我站在大理石铺就的候车大厅中央,望着川流不息的人群,忽然觉得这场景像极了被风吹散的蒲公英种子——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故事,去往未知的远方。

左边长椅上坐着一位银发老人,他的眼神穿过喧嚣的人群,落在某个遥远的时空。右边是一对年轻情侣,他们共用一个耳机,头靠着头,行李箱上贴着五颜六色的托运标签,像极了他们尚未展开的人生。更远处,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不停地看表,眉头紧皱,公文包鼓胀得快要裂开。

漂泊从来不只是地理上的位移,更是心灵上的漫游。广播里传来列车进站的通知,人群如潮水般涌向站台。看着那些背影渐渐远去,忽然想起《小王子》里的话:“使沙漠美丽的,是它在某处藏着一眼井。”漂泊之所以美丽,不正是因为我们在寻找那眼看看不见的井吗?

古往今来,多少文人墨客将漂泊刻进了自己的骨血。屈原放逐而作《离骚》,李白“仰天大笑出门去”,苏轼“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”,三毛走遍撒哈拉,写下“每想你一次,天上飘落一粒沙,从此形成了撒哈拉”。漂泊是他们创作的源泉,是淬炼灵魂的火焰。

在敦煌莫高窟见过一幅唐代壁画,描绘商旅穿越丝绸之路的场景。驼队在漫天黄沙中蜿蜒如蛇,商人们的面容已被风沙侵蚀模糊,但他们前行的姿态却穿越千年依然清晰。导游说,这些颜料是用宝石研磨而成,所以历经

千年仍不褪色。我想,真正的漂泊者大概也是如此——岁月的风沙能模糊他们的容颜,却永远无法磨灭他们留在世界上的足迹。

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《挪威的森林》中写道:“每个人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森林……它一直在那里。迷失的人迷失了,相逢的人会再相逢。”漂泊何尝不是寻找那片森林的过程?我们穿过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,遇见又告别一个又一个路人,不过是为了在某天清晨醒来时,突然发现自己正站在那片梦中的森林。

自然界里有最伟大的漂泊者。蒲公英的种子乘着风旅行,候鸟跨越半个地球只为回到故乡,浮云永远在天空漫游却从不问归期。它们漂泊得如此从容,如此优雅,仿佛早已参透了生命的奥秘。

我家阳台上有一盆绿萝,去年夏天,一根嫩枝悄悄探出栏杆,向着阳光更充足的外墙爬去。我本可以把它拉回来,但最终选择了旁观。这根枝条如今已经长到楼下邻居家的阳台,在那里开枝散叶,而母株这边的枝条反而显得萎靡不振。植物尚且知道,有时候远离才是对生命最好的礼赞,人类又何必固守一隅?

庄子说:“相濡以沫,不如相忘于江湖。”相濡以沫的温情固然感人,但能够遨游江湖的自由才是鱼的本性。漂泊教会我们的,或许正是这种“相忘于江湖”的豁达——不必执着于一处风景,因为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栖息地;不必固守一段关系,因为真正的联结从不会因距离而消散。

巡视我的田野

尤照海

从一块田地走到另一块田地,需要有很大的勇气。我以极慢的脚步叩响在悠长的楼道,巡视着我的田野。它们被分成了许多个整齐的方块,散布在不同的楼层。我走完它们,就像爬上了一道山梁。这是最后一次巡视,我感觉到了自己的庄严。

倾听是一种习惯,我习惯于倾听和早读有关的声音,整齐而又明亮。晨阳揽照,齐刷刷的童音散发出不同的韵味。每个早晨,我都会靠近我的田野,以聆听的姿态享受有韵律的朗读。我看见一朵朵红色的花在绽放,一棵棵稚嫩的幼苗在舒展,一张张天真的笑脸在荡漾,我陶醉于此。我扛着我的锄头巡视我的田野,这是我一生的事业。

想起了父辈。他们陪伴着自己的土地慢慢到老,我在我的土地上乐以忘忧。用笔做成的犁头深入浅出,在别致的田园描绘季节的色彩。耕耘是别有风味的,开犁是一个时代的开始。我闻到泥土欢悦的芬芳,田垄和田垄平行向远,庄稼和庄稼整齐向上,鸟飞来又飞去,我守候着我的田野,躺在草丛中,和庄稼一道呼吸蔚蓝的气息。我看见大地与天空无限的广阔处,阳光诗意地飘落,闪闪烁烁,生动如粼粼波光。

我喜欢我的土地,我熟悉大地上的每个节气,它们都和庄稼有关。春天,村前的杨柳会泛出淡青淡蓝的色彩,如烟似雾的轻轻一抹。草会在渐渐松软的大地上冒出来,那是一种呼唤。布谷声嘹亮响起的时候,谷雨就来了。雨生百谷,我的楼载着黄澄澄的谷子,在田间细细地续写着古人未完的事业——“昔者仓颉作书,天雨粟”。不是所有的种子都会选择谷雨来播撒自己的希望,立夏过后的小满,安瓜点豆是最富有诗意的。非常欣赏这四个汉字的传情达意。我的瓜们我的豆们,便在这绿意氤氲的初夏悠然萌发了。

一年中的最热莫过于夏至过后,“大暑小暑,上蒸下煮”,火热是这个时候的关键词,快节奏的生长,成了盛夏的主旋律。当所有的庄稼都情不自禁地长成了一片绿油油的海,莜麦才在半醉半醒间姍然下种。它大器晚成,秋天到来的时候,才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
随心是田野的主色,开什么样的花,结什么样的果,完全是庄稼的事。它们想长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,我尊重它们。我想起了《诗经》中关于庄稼的描述:“彼黍离离,彼稷之苗,行迈靡靡,中心摇摇。”此时,我唯一能做的,就是像陶渊明一样,用锄头在田垄间勾画圈点,为他们开拓更广的空间。等到秋天,万山红遍,村南村北,楼上楼下,那是大自然的盛会。所有的庄稼都不会缺席。

遗憾的是,我却要缺席下一场盛会了。我不能再抚摸瓜的圆、果的润了;不能再品味谷的温、麦的甘了;不能再看我的果实飘香,听我的蚂蚁搬家。我不能再戴一顶草帽,沾一身草香,巡视我的田野了。我不能再躺在我的草丛,呼吸我的阳光,采撷我的鸟语了。于是,我选择了一个人的告别。

告别是不需要仪式的。我只是想静静地走走。收割后的田野是安静的,安静得只有自己停停走走脚步声。新翻的田野保持着大地深处的湿润,一排一排,像漾起的波纹。没有往昔的欢笑,也没有庄稼向我问好,空荡荡地剩下了一些沉思和一些回忆。田边树上突然响起清脆的铃声,那是一种新的期待。我依依地走进每一块田,做最后一次巡视。锄锄垆垆畔畔的荒草野藤,翻检翻检地里的土块草根,填填雨水拉下的沟沟渠渠,抓一把泥土闻闻那熟悉的气息,那熟悉的气息里带着庄稼的芬芳。

夕阳西下,壮美如画。仰望我层层而上的田地,那是一种走向未来的队形。我弯腰揪一把杂草,擦净了泥土的锄头,铮亮如月,挂在了树上。向不知传了几生几世的锄头恭恭敬敬鞠了一躬,我只希望没有愧对。我知道,明天会有一个更好的农夫来管理这片田,他正在走来的路上。